

李敬泽 著



小春秋

那些人——披发孤独，后无来者，在“海底”、在“河源”，
我看见了他们……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李敬泽



小春秋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春秋 / 李敬泽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80225 - 784 - 9

I. ①小… II. ①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2187 号

小春秋

李敬泽 著

责任编辑 : 瓦 当

责任印制 : 韦 舰

封面设计 : 郑 岩

出版发行 :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 谢 刚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 010-88310888

传 真 : 010-88310899

法律顧問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32

印 张 : 5.625

字 数 : 9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25 - 784 - 9

定 价 : 1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自序

李商隐《碧城》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窗外，星沉于海底，同时，万里之外，大雨落于河源。
一个人，看着。

义山诗中有大寂寞，是一个人的，是岁月天地的；义山是被遗弃在宇宙中唯一的人，他是宇航员他的眼是3D的眼，他看见了星沉，同时看见雨过，他的寂寞地老天荒，壮观玄幻，是华丽的、澄碧的、寒冷的、坚脆的，这世界如水晶琉璃。

枯坐案前，不知从何着笔，忽然想起了这句诗。看见星沉海底，看见雨落河源，看见人事浮沉、相亲相负、离合悲欢，看见了又如何呢？《红楼梦》里，晴雯撕扇只为听响，

写出这样的诗，也不过是彩云易散琉璃碎，李商隐听碎裂的轻响。

几年前为《南方周末》写《经典中国》专栏，也为《散文》写了一个经典重读的专栏。读了几本旧书，古人寂寞、今人寂寞，写些字掷向虚空中去，不是凤凰叫，无心逗秋雨，只是无端轻响——架上的瓷瓶，静夜中，总觉得它在轻响，向着碎裂而去。

这样的文字，写了就写了，并未存心把它怎样，几年来一直散碎着。其间，经历了“国学热”，朋友们多次怂恿，结集出版，凑个热闹。我要说不想凑那热闹，只怕就有人撇嘴：你倒想凑，凑得上吗？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我自知这些文字是凑不上热闹的，所以也就懒着，不动。

现在，结成一集，要感谢新星社的刘雁女士，她是当年《散文》的主编；也要感谢《南方周末》的马莉女士；若不是她们两位催逼，这些文字本不会有，若不是刘雁执著催逼，这本书也不会有。

书题为《小春秋》，因为大部分是有关《春秋》的，《春秋左传》和《吕氏春秋》，有人建议，索性叫《李氏春秋》，小子安敢！

忽然想起，孔子当日应是“当窗见”、“隔座看”的。

失明的左丘明也一定看见了星沉海底，雨过河源。

吕不韦大人上吊之前，必也想到了千年之下李生的诗。

《吕氏春秋》的章法我极喜欢，每章起首照例是时序、节令、物候与相应人事，岁月天地，然后才有故事和道理，小热闹和小机巧之后有大敬与大静。

——很想效法，但颓然而废，知道大敬与大静已不可得，只剩下小热闹与小机巧，合该叫做《小春秋》。

《小春秋》且放在这里，但终究是心有不甘。夜读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东施效西施，想写一本《春秋名人传》的，但俗世蹉跎，忙忙碌碌，夜里挑灯看剑，清晨柴米油盐，竟不知何时能够动手。那些人——披发孤独、后无来者，在“海底”、在“河源”，我看见了他们，不知是否能写出他们，不知何时写出他们。

李敬泽

2010年1月26日凌晨3时

3月22日晨改定

目次

自序	1
鸟叫一两声	1
马夫车夫、高跟鞋	4
风之著作权	7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11
那些做不到的事	15
孔门弟子做好事	20
君子之睡眠问题	23
寡人有疾	26
人性与水与耍赖	29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32
勇	38
数学家的城	42
孟先生的选择题	45

圣人病	49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53
与盗跖喝酒	57
纪念律师邓析	60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	64
活在春秋之食指大动	70
活在春秋之抱柱而歌	74
澡堂子引发的血案	78
独不可以舍我乎	82
英雄要离	85
其谁不食	88
伍子胥的眼	91
谎言饲养的王	94
战国策	98
隐于屠	101
办公室里的屈原	104
说难	107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110
三岔口	113
伪经制造者	119

汉语中的梵音	
——《长阿含经》	126
黑夜之书	
——《酉阳杂俎》	131
盛大、永恒的城	
——《东京梦华录》	137
赏心乐事谁家院	143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	
——《陶庵梦忆》	146
事去雨潇潇	
——《板桥杂记》	151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笑林广记》	156
说八	161
把遗产献给“世界”	166

鸟叫一两声

《诗经》开卷第一首就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大家想必背得出，此处不念了。现在要问的是，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对面那女子脸儿一红，扭捏道：啥意思？相思病呗。

对，相思病，不仅是相思病，还由相思病并发失眠症：“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如果有人问：中国人从何时开始失眠呢？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是《关雎》，那至少在商朝末周朝初，而且原因正是“女人”。

当然，在《关雎》中，相思病最终痊愈，“窈窕淑女”娶回家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卡拉 OK 估计要唱大半夜，处处啼鸟惊不破三千年前的春梦。

然而，错啦，同学们哪，你们都错了，看看《毛诗序》里是怎么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也。”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皇上的大老婆看见一小女子模样长得俏，然后就睡不着，就急得两手瞎抓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急什么呢？不是急着遣人把小妖精做了，而是急着怎么把她弄进宫来做小老婆，从此东宫西宫左右一心，共同辅佐皇上、治理天下。这是什么境界？是不知人间有醋的境界，真乃“后妃之德也”，真乃男人之福也！

我要是这么解说《关雎》，肯定被人啐得满脸唾沫，但这是《毛诗序》，是关于《诗经》的最权威、最正统的诠释，两千年间无数大人物、无数聪明脑袋都学，而且都信：《诗经》里怎么可能仅仅是男欢女爱呢，那不成了“私人写作”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必定是有微言大义，渭河边那两只鸟必定与朝堂风云、天下大势相联着，联不上拧巴着联，结果就弄出这么一通男性自恋狂的疯话来。

《诗经》是好的，但要看出《诗经》的好，必得把秦汉之后的诠释一概抛开，直截了当地读诗。吟出那些诗篇的人

们，他们曾经真实地活着，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看美女就是美女，看了美女睡不着也不会说是心忧天下，等真要为国出征的时候，他们就尽他们的责，提起弓箭去战斗、去死——那是一种不曾被各种各样大话浮辞所蒙蔽的人生。

“鲑鸱”据说是鱼鹰，脖子被系住，鱼叼到嘴里咽不下去，只好再吐出来让人拿去红烧或清蒸。我见过的鱼鹰都是蔫耷耷一副厌世的样子，除了捉鱼，拒绝开口；难怪啊，一种鸟，一辈子遭束缚，叫一声还被解说得云山雾罩、离题万里，如果是我我也懒得叫，我会暗自断定人这种动物是靠鱼和废话噪音生存，我将保持沉默。

但是我相信，在三千年前的某个夜晚，确有一只鱼鹰闲叫了一声：“关！”另一只应了一声：“关！”是夜月白风清，儒生、教授、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们都睡了，只有一个年轻男子睡不着，他听见了那两声，他的心便向渭河去——那条三千年后已经干涸，有时又泛滥成灾的古河。

马夫车夫、高跟鞋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好诗。天下事事“不可”，活着还有甚意思？只剩下雪夜诵《汉广》，其声凉而长。

《诗经》第九篇《汉广》是失败者的诗，如果是成功者，这诗就得改，改成“南有乔木，可休息；汉有游女，可求思。汉之广矣，可泳思，江之永矣，可方思”——汉江、长江拦不住他，江上的仙女归了他，南山上的树替他挡太阳，他走在路上小草都发芽。

可问题是，你这厮都得意成这样了你还写什么诗啊，但凡你有个小心思，上帝他老人家照例批个“可”字，你日

子过得吃了泻药般顺畅，你还得写首诗告诉我你真呀么真高兴？

所以，留着《汉广》，给那些过得窝囊、失意的人们，让他们深切地感受自身的软弱、渺小。在那反复、无奈的音调中，软弱变得无限长，像从肉体中抽出一根精神的丝，颤动，闪闪发亮，那是人类命定的、普遍的、绝对的软弱。

是啊，汉水很宽，它不是你的游泳池，长江很长，它不是为了让你行船而横流于地，南山的树不是为你长的，这世界原本不是按你的欲望和目的设计的。

可人总是只在失意的时候才会想起生命中原是处处关卡，遍布“不可”。比如《汉广》中那位老兄，眼见着仙女一般的妹妹不知要成了谁的老婆，他想啊想，一片心思乱成了杂草（翘翘错薪），草长这么高就可以割了（言刈其楚），割了这么多草就该拿去喂马，然后，该老兄眼前一亮：“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要是她出了嫁，俺就给她喂马给她开汽车，俺天天看着她总可以吧？

当然不可，你是自己骗自己，马夫车夫和丈夫都是“夫”，可那是一码事吗？所以，该老兄的白日梦刚起了兴就醒了，结果仍然是“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

上大学时，一同学狂追西语系的“游女”，每日在寝室炮制情书，极尽做小服低之能事，某日忽得佳句，急召众人共赏，原来是：我愿做你的高跟鞋，随你走遍天涯。听得我一口茶险些喷出去。其时正读《诗经》，便献计道：做美人鞋口惠而实不至，不如像《汉广》那样，做人家马夫车夫倒实在些。

师兄阴笑一声，点着我的榆木脑袋说：嫩了不是？马夫车夫是做得到的，哪儿能随便就签字画押？高跟鞋，反正也做不成，无效合同；啥是浪漫？浪漫就是无效合同，事儿是做不到但态度有了懂不懂？

十几年后，美女“游”到了那半球的费城，昔日的灰姑娘却把穿了十几年的一只“高跟鞋”遗在了中国，大洋之广矣，不可泳思，已被穿得半旧的师兄叹曰：如今想当人家车夫都不够资格。

他总算知道了，原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设计时也没把他的位置考虑进去。

风之著作权

《诗经》据说是民间文学，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我上大学时头脑比现在还简单，闻听此论心驰神往，遥想商周时代，奴隶们一边劳动，一边哼着小曲儿，奴隶主呢，抱着鞭子蹲在田头听，听了觉得好便飞跑到官府去，唱给国王的使者听，国王的使者听了大喜：人民的呼声啊，俺赶紧着唱给大王听去！说着扬鞭拍马一溜烟而去……他要是半路忘了呢？不碍事，人民的歌人民唱，人嘴快过马腿，也许半路上他就又能听到同一首歌。

有一日，我把这番体会跟老师讲了讲，他老人家沉吟半晌，然后用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眼神看看我，曰：

唉，你们这代人啊——

余音袅袅，却不再说了。我等了一会儿，只好讪讪地出门，回了寝室上床思考：为什么老师这么教了我就不可以这么想呢？就算是我想得不够靠谱了他老人家为啥要怪到我们这一代的头上呢？我认识的同代人加起来也不够一百，这一百人也不曾选我当个班长委员什么的，我怎么就忽然成了他们的代表了呢？

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后来就睡着了。

岁月悠悠，如今，我也到了有资格长叹“你们这代人”的年纪，总算学到了一点儿人情世故，知道老师的教导必须亦正亦反亦正亦邪地听，至于怎么才能凑巧听对了，那得看你的造化和悟性。比如关于《诗经》，现在我知道，老师的说法不能当真，其中表扬帝王将相和以及他们的祖宗的《雅》和《颂》固然是庙堂之歌，那《国风》恐怕也大多是贵族阶层的无病或有病呻吟。

那么为啥老师要说《诗经》是民间文学呢？因为，老师认为这顶帽子是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表扬，表扬古代劳动人民是肯定没错的，所以对不对先表扬着。而且，《诗经》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除个别篇章之外，没人知道那些诗的作者是谁，既然不是张三不是李四，那么就只好说他是人民